

菩薩所行行，及以諸大願；
明瞭皆如夢，與世亦無別。
了世皆空寂，不壞於世法；
譬如夢所見，長短等諸色。
是名如夢忍。

——華嚴經 十忍品



1978

由宣公上人率領的
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訪問團，
將於9月16日下午，
從曼谷飛抵香港，開始在香港訪問九天。

上人之開示地點為：

*9月22日至9月26日，晚上七時到九時，
東蓮覺苑佛學講堂。

香港之行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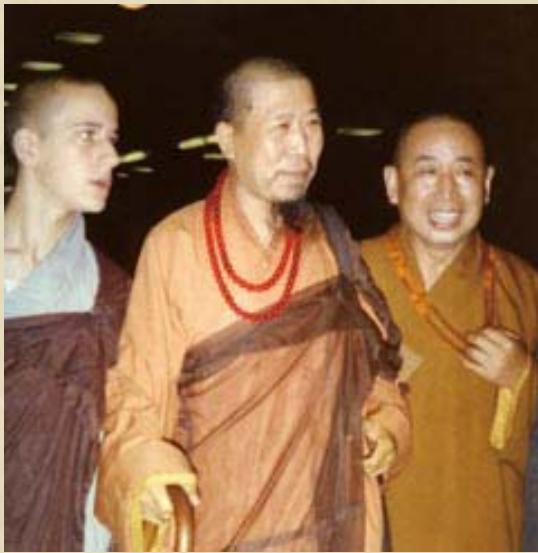
九月十六日
曼谷—香港

大法闡明群生皆受福
至德默化萬國自弭兵
——佛教講堂對聯 ·
歲次乙亥雙城比丘度輪撰



早晨先往佛光覺苑，與達理法師交談一會，便回到佛教會用齋。下午我們向當地佛友道別，前往機場。

經過三小時的飛行，到達香港啓德機場，已晚上八點，在機場有多位法師等候：洗塵法師、金山法師、誠明尼師、果利、果陽法師，還有周鯨文伉儷及其他數十位居士，都前來歡迎。



今天晚上先到洗塵法師的道場，
青山藍地的妙法寺住一宿。剛巧適逢
農曆八月十四日，正趕上「迎
月」之夜。

車子朝著新界的公路開行，翻過綿延的九龍山坡，駛進郊外的曠野，空氣頓時清新起來。天空是一片瑩白，浮著一輪明月，薄霧清風，碎影流

光，把蜿蜒的山脈，照耀像蠕動的銀龍。著名的維多利亞海峽，盡入眼底，海上微波緩流，如水銀四瀉，晶瑩雪亮。對岸香港島，燈光輝煌，太平山上的霓紅燈，閃黃閃綠，如一串串的瓔珞珠光，璀璨耀目。

車行了一個鐘頭左右，到達妙法寺，新建的大佛殿，原來剛剛落成，還未開光。大家都有點倦意，整理行裝之後，休息時已是凌晨一點。



1978

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 宣化禪師率團訪港 港佛教界熱烈歡迎

(工商日報 1978/9/17)



【本報訊】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亞洲訪問團在團長宣化禪師率領下，一行十餘人，於訪問東南亞後，昨由曼谷乘航機飛抵本港。

宣化禪師又名安慈，字度輪，前曾在港設建道場

多所，一九六二年赴美弘法，創辦中美佛教總會，金山禪寺、金輪寺、如來寺，及萬佛城法界大學，國際譯經學院，皈依其座下，剃度出家之中美弟子甚眾，其中不少具有大學博士、碩士學位者。

此次東來訪問之團員包括有副團長恒實法師（奧倫大學東方文學系學士，加州柏克萊大學東方語文系碩士，單福爾研究所學士），總務恒朝法師（美國域西康遜大學歷史系碩士，福特研究所學士），財政恒賢尼師（加州柏克萊大學梵文系博士），文書果徑尼師（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學士），宣傳果空居士（奧爾本大學博士），及果勒居士（律倫大學政治系碩士），團員果童、果歸、果齋、果利、果呂、果登、果洲、果英、果笙、果有、果



屺、果憫、果欣、果琢、果營、果莖、果芷、果源、果偉、果異、果霓、果淦、果詩、果趁、果玲、果滋，均屬飽學之士。

本港佛教界對宣化禪師等訪港致表歡迎，昨親到啓德機場接機者有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妙法寺、能仁書院、

佛教講堂等，宣揚法師、金山法師、誠明法師、周鯨文居士、王果原、智鴻、能真、智廣、宗寶、修智、修本、修炳、修果，及內明書院師生代表等四眾人士。

美國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校長宣化禪師於下機後，接受佛教學生獻花後，即與佛教兩會首長寒

暄及拍照留影，繼並表示在港駐錫期間，將會公開宣揚佛法，並報導在美國弘法工作。

圖：香港佛教聯合會、僧伽聯合會四眾歡迎美國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校長宣化禪師率團抵港訪問。

1978

九月十七日 香港

梵網重重十方諸佛傳心地
音聲了了一切衆生悟性天

——佛教講堂對聯。
歲次乙亥雙城比丘度輪撰



早晨四點半起來作早課，今天是中秋節，又是金山法師六秩大壽，是雙喜吉日。

早課後照常開會，半途中洗塵法師走進來，與大家聊聊，談談美國大學教育的情形。上人再次強調：「佛教應該團結起來，不要再各立東西了。我不是一個行徒弟主義的人；我們要把眼光放遠，拓展世界性的佛教。只要佛教能在西方發揚光大，誰有才幹，誰不存私心，我一定擁護那個人——您以為怎麼樣？」

午間是個極熱鬧的場面，廟上來了一百多僧尼，向金山法師拜壽，新加坡的演培法師也剛蒞港，此外還有

近一千佛友，客似雲來，把兩層樓的飯堂塞滿了，喧鬧不堪。

正在用飯時，洗塵法師要求上人講講話，上人於是用他那宏亮的嗓子，透過四週的鬧聲，從容不迫地說了以下的話：「諸位大善知識、老朋友、小朋友，我們今天在這座嶄新的佛堂聚首，皆因無始劫以來種下的佛緣。今天的成就，乃是暫時的果實，但我相信，在佛陀的常寂光淨土，我們才真正團圓，而非在五濁惡世流連的一須臾。我們的重聚，也不限於一同吃幾味好菜。」

飯後來賓相繼而去。我們的主人翁安排了旅遊巴士，帶團員到新界各區一逛，參觀勒馬州邊界，沙田佛教醫院等。下午便回到上人的道場——佛教講堂。

佛教講堂位於香港跑馬地鬧市，

人煙稠密，車水馬龍中的一座大廈的十二樓。面積僅有八百呎，與我們沿途所到過金碧輝的道場成了強烈的對比。上人一向本著「凍死迎風站，餓死挺肚行」，造人不造廟的作風，在香港十多年來，受盡艱苦，只管默默耕耘，不問收穫。

每次他回到香港，必先把自己的道場洗掃一番，清理歷年堆積的塵垢；修行人最怕內心的污穢，還沒有洗淨。一進門上人便大發威德，放大獅子吼，把香港的弟子霍然驚醒。在香港民風猖獗，人慾橫流，利令智昏，紙醉金迷之下，稍不提防便退失菩提。修道若不是「時時勤拂拭」，自性明鏡就很容易染上瑕疵。

修道人每一分的緘默，每一分的莊謹，是多少年的熬煉，多少苦澀，

法主佛教講堂訓眾偈

男善自護念少諸越檀
女老三寶前貪進蜜傳密千疵師羅惶精勤破波祖無編號
智慧戒定辱施敬喜供養念三一捨二淨清不第

多少辛酸血淚換來的？難怪說山河大地唯識現。不需到外面去找，心靈裡最袖珍的原子，已含藏整個宇宙的奧秘。裡面有江洋、有大漠、有高山、有流泉、有四時、有氣象。如果整個人類有一天滅亡，只有一個嬰孩存在，只在一念之間，他能重新創造整

個三千大千世界，造化主宰，不在八萬四千里以外，就是每個眾生心坎裡的常樂我淨、妙真如性。

這幾個晚上，上人也沒有開示。因為佛教講堂地方狹窄，不足容納所有團員。

男女老少諸越檀，善自護念三寶前，恭敬供養勤精進，布施喜捨破慳貪，忍辱第一波羅蜜，禪定不二祖師傳，持戒清淨無瑕疵，智慧光照遍大千。

——法主佛教講堂「訓衆偈」·宣公上人作於香港時期

耳提面命訓爾曹，善惡從來兩條路；天堂地獄因果判，人獸攸分不錯偏。但能時刻迴光照，何愁西方路程遙？吾雖諄諄婆心教，躬行實踐須自調！

——佛教講堂「普通訓衆偈」·宣公上人作於香港時期

1978

九月十八日 香港



圖：1952年，
上人攝於西樂園寺。

有人視香港為天堂，有人稱它為地獄。天堂地獄，一念之差。萬事萬物，唯心所現，唯識所顯。處身愈污染的環境裡，修道的人愈要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在這個道風日喪，人心敗壞的社會裏，奸殺盜竊，日日頻增。人民在寸金尺土的競爭下，為三餐勞碌奔波，心力交瘁。立志不堅的青年人，受了物慾的引誘，成為文明的俘虜，繁華的犧牲品。更有奸商利徒，殘民自肥，蹂躪無知。多少市民如無主宰的羔羊，受盡了摧殘剝削。身為釋子，若沉溺在財色煙酒之中，想必釋迦牟尼在常寂光淨土裡，也會掉下眼淚！

飯後全體參訪西樂園，這是上人初來香港所建設的第一個道場。西樂園位於筲箕灣馬山邨的山脊，山坡尖峭，路徑彎曲，要爬上三百多個石階方可到達。上人堅持和我們一起上山，男女老少一行十餘人，在山間繞了幾個大圈，年紀較大的，都走得氣喘呼呼。見到上人那種剛毅不屈，不厭艱幸也和我們青年人邁進的精神，給



圖：1974年12月，
上人率領弟子香港弘法，與老皈依弟子合影。

與我們一種無言的啓示和鼓舞。

一路見到凋零貧瘠的景象，四週殘破的木屋區，一片寥落。走了約有二十分鐘光景，轉一個彎，來到一個小山穴的凹處，已到達西樂園。踏入小山門，撲鼻清風，迎面送來，頓覺暑氣全消。只見園中樹影婆娑，叢竹隨風擺動，蘚苔斑駁，好一番「曲徑通幽處，禪房草木深」的謐靜。寺身僅有三十呎或十五呎，灰綠的瓦蓋，素色的水泥牆壁，樸實無華，是個名副其實的「陋室」。閉目凝神，腦海裏依稀泛起上人當年閒居茅蘆的景象，不禁微喟。雖然外形殘破，但骨氣節操，其樂不減，棲隱山中，物外天全，實是身貧道不貧哩！

聽到西樂園的故事多了，都想看那天然的泉水。走到寺後面，有個

大約三呎見方的木框，四週圍繞著一塊石頭，一泓清泉從石上湧出，泉水澄清如鏡，各人掬飲數口，覺得清甘可口，從市區帶來的塵勞熱悶，盪然全消。

在樹蔭下的石凳上靜坐，細聽潺潺流泉，沙沙風聲，此時覺得心定如水。顧盼這個小道場，有如摩尼寶珠，在污泥濁浪中，卻是清淨無垢。我們都有遠隔紅塵千萬里之感，不知不覺又嘗到本地風光的韻味。

斜陽偏西，緩步下山，涼風習習拂起衣襟，海上已湧起縷縷白霧。迷濛縹渺，不禁低吟起前人的詩句：「野寺人來少，雲峰水隔深；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此情此景，也不知是詩是畫了。



圖：1978年9月18日，訪問團於西樂園寺前留影。

1978

九月十九日 香港

普爲一切眾生故，不思議劫處地獄；
如是曾無厭退心，勇猛向以常迴向。

——《華嚴經》〈十迴向品〉

今天恒觀法師從金山寺來了一封信，裡面略述兩個感人的故事，都是最近在三藩市發生的：

三藩市有一位姓卡佛的美籍牙醫，最近與他太太及兩個小孩，皈依三寶，對上人信心堅固。上個星期他們都在家，兩個孩子見到上人親身來訪。門鈴一響，小孩子開了門，目睹上人身穿黃袍披紅祖衣，面露安祥的笑容，赫奕莊嚴。但轉過身來，上人已蹤影全無，在虛空裏消失了。



圖：萬佛聖城千手觀音。
上人曾說：萬佛聖城為觀音道場，以觀世音菩薩為主，以地藏王菩薩為副，想朝拜觀音菩薩，請到萬佛聖城。



父母親聽到孩子的陳述，非常感動。上人在他們家裡出現的那一天，訪問團全體還在新加坡。

另一件更不可思議的故事如下：在訪問團未啓程到亞洲前兩個星期，適逢農曆六月十九觀音菩薩成道日。那天萬佛城舉行法會，場面非常熱鬧。突然來了一批不速之客：中國城聞名的一班黨員，十餘位的太保青年。他們來到萬佛城門口，鐵閘本已鎖上，等了很久，正欲離去，卻有人出來把鐵閘開了，這班青年才有機會進來聽經聞法。他們本來的動機，大概是窺探此地的情形，但經一位熱心的居士勸告，當天全體皈依三寶。皈依時，上人的教訓毫不客氣，斬釘截鐵地說：「現在你們身為佛教徒，不能再為所欲為，無惡不作。要立刻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們要明白因果

報應，絲毫不能再錯。假如繼續殺人放火，將來受報會痛苦不堪。你若殺人的父親，人必殺你的父親；你若殺人家的哥哥，人家必殺你哥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上人這番話，針針見血。青年人後來承認，當天覺得身加瑠璃，被這位長者一目了然，毫無隱瞞的餘地。

經過這次當頭棒喝，這幾位青年真的被感動了，回到三藩市立志洗心革面。他們未到萬佛城之前，正積極籌買大批軍火，如機關槍手流彈等，預備與鄰黨作一你死我活的鬥爭。他們與幾個行家聯絡，尚未找到合理的價錢。皈依三寶之後，翌日便來了一個行家，手上正有他們所需要的軍火，並且價錢理想。他們有沒有買下來？沒有，大家商議之後，決定洗手不幹了。

1978

上個星期，黨員兄弟七八人，在同一個晚上清晰地夢見上人來為他們摩頂加持。在佛教裡，摩頂是慈愛的表現，能消災解業。自此之後，這班青年人一行十幾個兄弟，每晚到金山寺聽《華嚴經》。此次的驟變，無形中解救了中國城多少居民的生命及治安問題。昔為太保流氓，而今是循規蹈矩的佛教徒，佛法的力量多麼不可思議！

編按：萬佛聖城每逢講經法會，山門便上鎖。在一九七八年農曆六月十九日觀音誕，是日下午一點左右，上人正演說《普門品》於萬佛寶殿。殿內並無窗戶，無法遠望山門，當時上人亦未起於座。然奇怪的是，上人在法座上突喚比丘恒來去開山門，並吩咐：「山門口有十多個人等了很久，你快去開門，讓他們進來。」恒來法師本來不相信，但他一開山門，果然看見十幾位青年人在外面，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

據胡果相居士說：「那天萬佛城正在做法會，華人很多，我剛好在門口做招待，看



圖：1978年，萬佛聖城紅色山門。

見這一群年輕人，就熱情地招呼他們進萬佛城參加法會。那天剛好有皈依，我不知道他們是誰，當他們要求找師父時，我立即領著他們去見師父。我心中還十分高興：『這些人那麼年輕，就知道學佛來皈依。』師父見著他們就問我：『妳知道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我說：『不知道。』他們要求皈依，師父就神色嚴厲地問他們：『要皈依可以，你們可以從此不殺人、不偷、不搶、不劫嗎？』我心中正奇怪為什麼師父那樣問那群人好幾次，而他們也都回答：『可以！』接著，上人馬上追問：『誰是老大？舉手！』華青幫的老大即刻舉手。於是師父就允許他們皈依。等他們走了，師父即告訴我：『這群人是華青幫的。』師父居然知道，而我卻不知道，還茫然地帶他們來找師父。

皈依後不久，其中有幾個又要造反，想再過以前的生活。結果，就在同一天，這八個人作了相同的夢——都見到上人現在其前，不准他們繼續作惡。第二天醒來，互相一講夢境，他們才不敢再作壞事。正因為這一段因緣，師父不但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救了整個舊金山華僑社會。因為那時「金龍大血案」使中國城陷入了困境，大家不敢來，商店就無生意可做。

華青幫這群人皈依後，改邪歸正，就再也沒有血案火拼之事發生了，於是中國城又逐漸興旺起來，只是很少人知道其中的真象。這群華青幫的人，後來還曾到金山寺幫忙做了許多事。那時萬佛城正在修山門，他們也負責這個工作。



圖：2006年4月16日攝。
東蓮覺苑，於1935年4月
張蓮覺居士所創辦。

九月二十日
香港

今早與何郭天佑夫人，到跑馬地東蓮覺苑，拜訪住持愍生尼師。大家商議後，

同意從明晚開始，上人在這個佛學講堂開示。

東蓮覺苑，是個莊嚴肅穆的道場，建築雅緻，柚木的地板擦得光亮，幡幢燈籠相映成趣；廊下串串風鈴，在微風下叮噹乍響，大殿裡淡香裊裊，引人入勝。

從馬來西亞同來的幾位居士，今天要飛到台灣去，訪問團因為時間不允許，這次不能赴台弘法，要待將來有機會才去。上人親自送他們到機場，黃逢保伉儷，尤對上人依依不捨。但此次乃是小別，明年還會在萬佛城聚首。

九月二十二日 香港

今晚七時在東蓮覺苑開示，照平常的習慣，總是弟子先說話，今晚由恒實、恒朝法師先與信眾結緣。

恒實法師說：為什麼美國人會至心皈命三寶？為什麼對一個從中國來的法師，有如此堅固的信心？所謂「以言教之鬆，以身教之從。」上人十年來，都是行解相應，諄諄訓導，循循善誘，才慢慢感化了難調難伏、浪漫不羈的美國青年。恒實法師說，若是其他法師，碰上美國青年那股倔強獨立、玩世不恭的態度，恐怕早已放棄教化他們的希望。

上人有幾句幽默的雋語，把在美弘法的情形刻劃入微：



圖：2006年4月16日攝。
東蓮覺苑大雄寶殿的樓級兩旁是康有為親筆撰寫的對聯：「有播耨迦觀諸天大圓鏡智曆帝綱重重理事無礙；以波羅密度一切衆香國土種福田一一功德甚多。」

1978

上天雖難也不難，教化美國人最難；

下地雖難也不難，教化美國人最難；

教公雞生蛋雖難也不難，教化美國人最難。（全場喝彩）

跟著是上人的開示：

「諸位善知識，本人在一九六二年離開香港後，總覺得對不起香港的同道同胞，乃至今天重遊舊地，心裡還是很慚愧。多年來，我發願要把佛經翻譯成外國語文，但我自己連一個外國字母也不認識，因此等了很久，才完成心願。同時，我也發願無論到哪一個地方，必要提倡正法，不准末法存在。雖然說末法住世，但若有人肯修行，也可以把它轉過來，變成正法。人能弘法，非法弘人。

我在中國到處奔跑，竭力呼籲翻譯經典，但沒有人響應。一九六二

年來了美國，隱居了幾年，直至一九六八年，從西雅圖來了一班大學生和學者，希望研究經典。於是就在當時面積僅有幾百平方尺的佛教講堂，創辦了第一期的佛教暑期講修班。第一部講解的經典是《楞嚴經》。以後，學者們的興趣逐漸增加，學生也紛紛而至，便逐步地研究其他經典，如《法華經》、《彌陀經》、《金剛經》、《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地藏經》、《華嚴經》等等。時至今日已翻譯了二十八部經典，不管翻譯得好不好，不圓滿的可以讓後來的人去修

改，但這種艱鉅的工作，必先有人開始，打出一條新路。國際譯經學院的翻譯人員，都不要求任何代價，大家只一心為佛教服務。出家人更不要錢，這些小怪物，都學我這個老怪物，本著『凍死不攀緣，餓死不化緣，窮死不求緣』的宗旨來學道。



美國的出家人不貯蓄私人財物，收到的果儀全奉獻給公家。有人問：你們怎樣生活？這完全憑自然的感應，但我們絕對不去攀緣。好心的信友，他們不斷地供養。我這些美國弟子，也甘願效法愚笨的師父。不是這麼愚笨的師父，怎會教出這樣愚笨的弟子？例如恒實、恒朝兩人，甘願放下一切。他們的父母或者過去的女朋友寫信及打電話來，他們也不看信也不聽電話，只管專心一意地三步一拜。如果不是笨的話，他們怎肯吃這樣的虧？」

九點了，我們尊重廟上的規矩，結束法會。從大家會心的微笑，知道今晚的話沒有白說。

圖：1969年，早期佛教講堂，弟子在翻譯經典。地點：三藩市中國城天后宮樓上陽台。

1978

中美佛教總會訪港

宣化禪師開法禮佛

(工商日報 1978/9/19)

【本報專訊】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亞洲區訪問團一行十餘人，在宣化禪師率領下，目前抵港進行訪問。宣化禪師訂於本月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等五天，每天下午七點到九點，假座香港跑馬地山光道十五號東蓮覺苑，開示禮佛，廣結善緣。希各界男女信徒屆時蒞場參加，信受奉行，皆大歡喜。

宣化禪師昨講經 一連五天在東蓮覺苑舉行

【特訊】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亞洲區訪問團，在宣化禪師率領下，一行卅五人於前日抵港，獲佛學會會友熱烈歡迎。昨天（廿二）日至廿六日，一連五天，每晚七時至九時，假座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專題講經。

中美佛教總會於一九六八年在三藩市成立，於一九七七年在北加州建立萬佛城法界大學，是西方第一間專門研究佛學中心。

宣化禪師又名安慈，字度輪，於六二年赴美弘法，創辦金山禪寺、金輪

寺、如來寺、國際譯經學院，皈依其座下剃度出家美國人士弟子甚眾，其中有大學博士、碩士學位者。

茲悉：該團員均屬飽學之士，將先後訪問馬、星、泰五十餘日，其目的是弘揚正法，傳播佛陀真理。由昨天（廿二）晚起，宣化禪師講經，歡迎各界善信蒞場聽講。

(1978/9/23)

九月二十三日 香港



圖：1974年，
上人攝於香港佛教
講堂。

念念莫忘生死苦，心心想脫輪迴圈；
虛空粉碎明佛性，通體脱落見本源。

在金山寺和萬佛城的佛弟子，時刻把上人的偈頌銘記於心。僅僅幾句，卻成了修道的指南。

今晚東蓮覺苑的聽眾增加了，氣氛也比昨晚輕鬆。首先由恒賢法師說話：「今天的話題是『愚癡的博士』。這是上人給我起的綽號，起初我不大喜歡，但細尋其味，才知道這是助我擺脫我慢的鎖匙。從前我在學術界工作，以為自己是個博士，必定有相當的智慧，而

旁人也以為我蠻聰明的。我一向相當自負，直至遇到佛法後，方知自負是自欺，僅為自己面上貼金而已。世智辯聰，並不是真正的智慧。莊子曾經說，學者之所以愛慕好名，是因為『我見』太深。一旦遇到明眼善知識，他洞悉我所有的破綻，揭穿我心裡蘊藏的貢高我慢。

上人常對我提起美國教育制度裡的弊病。例如在大學裏考試，學生可以打開書本，邊考邊翻書。這是一種公開承認的『作弊』，但美國人不以為然，覺得這是天公地道的。多年來我為自己充當辯護律師，總覺得我沒有作弊，為什麼上人老是對我耳提面命呢？



圖：1976年，上人在美國聖他克拉拉（Santa Clara）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為年青的美國人講「和平的精神（Energies for Peace）」。

我現在才明白，我犯了同一個毛病，是『無形』的作弊，無形的欺騙：不是真的把書本放在枱子上，而是在任何場合依賴外緣，不拿出真心，不採用自己本有的智慧去衡量是非黑白。這與考試時作弊，大同小異。

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去明辨是非，就是沒有麻煩去找麻煩，騎驢覓驢，頭上安頭。真正要學佛的人，只需要皈依三寶，親近恭敬善知識，依教修行便是。我不走直路，反而轉彎抹角，追到末梢上。我到大學裡學佛，欲從學者們學佛，但一無所得。佛教的正法眼藏，自釋迦牟尼佛後傳到中國，乃至傳到西方，都是歷代祖師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無上妙法門。道，不是從書本裡吸收，而是老老實實地躬行實踐，才能體會。我現在明白了，就不會做從前那些愚蠢的事情。」（全場拍掌）

跟著，恒朝法師也講了一個關於貪心的故事：「在三步一拜剛開始時，上人曾訓誨我：『果廷，這次旅途中，有時你會挨餓，但千萬不要

哭！』當時我不大明白上人的意思。我們繼續拜，離開市區便到達僻靜的海岸旁邊。供養的人來的次數少了，我們吃的東西也不像從前那麼豐富。我開始打吃的妄想，本來知道應該專心一意地拜，但每逢午飯前，腦海裡便不期然地念飲食咒：「今天不知有多少吃的東西？」

不久這個妄想產生了反應，從四方八面的過路人，送來不知多少供養，食物如泉湧傾瀉而來，我們的老爺車裡，糧食罐頭堆積如山。

修道的人擁有這麼多東西，自然招惹麻煩。有一天傍晚剛拜完畢，要回到車子打坐，忽然發覺從車頭一直到車箱，沒有一寸不佈滿了螞蟻！千千萬萬的小螞蟻，黑壓壓地淹沒了整個車子！

那時我心裡只能悶悶地吶喊：

1978

「我的天啊！」既不可犯殺戒，又沒有其他方法趕走螞蟻，有好幾個晚上在寒風瑟瑟之下露宿，而螞蟻就在車子裡盡量咬嚼食糧。這時候，上人六個月前的警告果然應驗，我記起他的教誨，才不至哭了出來。既無餘策，只有盡量忍耐，順其自然。螞蟻在車子裡，足足寄居三四個月。我們的糧食倉庫，剛剛縮到合乎兩個修行人的需要時，螞蟻也渺然無蹤了。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持中道的必要。螞蟻有如千萬的妄想，正在對我們說法。沒有貪心，也不會招引螞蟻侵略。世上所有災難，都起源於財、色、名、食、睡五欲。能夠迴光返

照，把貪心降伏，世界自然會轉好，災難戰爭也自然消滅。」

繼後，上人的開示：

清淨是福無人享，
煩惱是罪個個貪；
名利小事人人好，
生死大事無人防。



圖：1958年，上人於香港佛教講堂講經，文果蜜居士翻譯為廣東話。

若有了貪、瞋、癡，便自然障礙了戒、定、慧的增長。「貪」就是貪得無厭，好像我這個出家人不貪財，可是愈多愈好。出家人尚且如此，何況在家居士？從無量劫以來，我們為何不成佛，就是因為這三毒的遮蓋。因此我們誦念：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如果能真心懺悔，痛改前非，經無量劫以來的輕重罪業，都能如湯銷雪，頃刻頓除。因為：

了即業障本來空，
不了應須還宿債。

一切一切都在一念之間。可惜我們的

罪業沒有形相，如果是有形相的話，必定塞滿虛空。雖然它無形相，卻蘊藏在我們底八識田中，

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昨晚我跟你們說過，我對不起香港的同胞同道。這句話不是隨便說說，而是言出由衷。

我在香港住了十多年，從一九四九至六二年，沒有一天不企圖把佛教發揚光大。但這個地方很特殊，你對人說真話，他不相信；你若對他說假話，尤其是邪見的謠言，他反而樂意接受。我一向憑著「直心是道場」的宗旨，不打妄語，說出來的話都沒有人喜歡。但不管怎樣，真的話我是要說的。

1978

上人隨即簡敍在西樂園與玉皇大帝約法三章，不准颶風侵港的事蹟：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也可以談談：某年香港鬧水荒，每個佛堂都求雨，各家大事鋪張，但過了幾個月都沒有什麼效果。有一天，我便對我的皈依弟子劉果娟說：「你既然天天念佛，從今天起要特別誠心的念。如果在三天內天不降雨，你也不要再來西樂園見我了。」這回把劉果娟嚇得誠心了。她回到家，便朝夕不停地念佛，果然，在兩天半後，天邊竟然烏雲密佈，然後下起傾盆大雨來，頓時把限制用水的問題解決了。次日，閱報時感到好笑，香港每一個佛堂都要居功，都說是他們的功勞。但是，如果這樣能令他們高興，我也隨喜。

我說這些話，絕不是炫耀自己

有什麼力量，而是說明心誠則靈的道理。這次我到了香港，一方面跟你們談談過去在香港的事情，一方面又談談美國的佛教。我在美國只懂得做些愚癡的事情，所以教了一班也變成愚癡的弟子。你們看看三步一拜的出家人，如果他們不是愚癡，怎會不貪圖舒適或金錢？你們以為他們這樣拜不辛苦嗎？他們只懂得吃虧，寧願把幸福送給全世界的眾生。

今天晚上，這個博士徒弟居然公認自己是個「愚癡的博士」，我想她必是美國的第一位，甚至是全世界的第一個「愚癡博士」！不過這沒有關係：「養成大拙方為巧，學到如愚始見奇。」愚癡到極點，可能反變成聰明了！（眾人拍掌）



今晚繼續在東蓮覺苑說法。大殿裡情緒輕鬆。上人開門見山地說——

性定魔伏朝朝樂，妄念不起處處安；
心止念絕真富貴，私欲斷絕真福田。

念動百事有，念止萬事無。人的心一時清淨，一時就在靈山；時時清淨，時時在靈山。「心」是萬法之源：

九月二十四日 香港

圖：2001年1月攝，群山環抱慈興禪寺。位於香港大嶼山，山明水秀，充滿靈氣的慈興寺，是1953年上人餐風露宿，披星戴月，親自揹建材、米糧，往返山區，帶領工人，費盡心血籌劃修建的。這座遠離塵囂，適宜清修的好道場，令有些修行人特別歡喜在此參禪打坐。

1978

三點如星佈，彎鉤似月牙；
披毛從此起，作佛也由它。

孔子又曰：「操之則存，捨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向。」修行就是要修心地法門，栽培心上地，涵養性中天。「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為什麼我們出家人出家這麼久了還不證果、不開悟？因為我們所造的業，違背聖人法性流，順著凡夫六塵流，隨聲逐色，跟著六根六塵奔馳，好像牛犢子，被人拉著鼻子東逛西盪，沒有來去自如的把握。

因此《華嚴經》說：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心才是主人翁。如果我們剷除自私心，捨己爲人，這就是倣效釋迦牟尼

佛的慈悲喜捨精神。為什麼我們有自私、有忌妒心？就是因爲有一個「自己」。忌賢妒能，是很危險的事，很容易墮落地獄的。

貪心有如無底坑，
填之難滿瞋恨生；
五欲紛陳顛倒想，
癡然不覺法器崩。

如果你妒忌人，死後會墮無間地獄；在地獄受無量苦，然後轉餓鬼；又經過不知多長久的時間，才轉畜生，甚至變成糞坑的蛆蟲，終天吃屎喝尿。如果你是個貪而無厭的人，將來也可以變成蚊子。蚊蟲是最自私的，專喝別人的血，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大家不要忽視因果，雖然經典也有提及，但這是我往昔切身的經驗。我深知無

量劫前，曾爲螞蟻、蚊子、廁蟲。你們誰不相信，可以去試一試，但到知道後，可能已後悔莫及了。

佛教徒千萬不要貪錢，錢是：

二戈爭金殺氣高，
人人爲它犯嘮叨；
能會用者超三界，
不會用者孽難逃。

又所謂：

魚在水裡躍，人在市上鬧；
不知爲善德，虧心把孽造。
全銀堆成山，閉眼全都擗；
空手見閻君，愧心把淚掉。

人生就像一場夢，一般人卻不肯承認。正如你在夢中，若有人來告訴你，你只不過在作夢，你一定不會相信他。到醒過來後，

不用人說你自己就會知道，從前是在作夢。人未開悟之前，也是一樣；到了開悟證果之後，才知道人生是一場夢啊！

人生一場夢，人死夢一場；
夢裡生榮貴，夢死在窮鄉。
朝朝是作夢，不覺夢黃梁；
夢中若不覺，枉作夢一場。

諸位善知識，不要平時不燒香，臨急抱佛腳。我們應該早點預備好，快點了生脫死，找回自己的原本面目。





九月二十五日
香港

左上圖、右下圖：2001年1月攝。1953年，大嶼山慈興禪寺重建時，有一條紅頭青身的毒蛇經常在道場出現。將牠捉入大桶內，往數里外釋放，回道場前，蛇卻已在廟上；這樣反覆了幾次。有人看見牠爬到佛殿前，盤著身，昂頭吐舌。蛇屬於龍的族類。所以，上人於1956年親手塑畢一條金龍，棲守在寺廟左邊的降龍石上。同時上人用了一星期的時間，每天24小時持誦〈楞嚴咒〉。當金龍造好之後，將這條毒蛇弄走，這次就沒再回來了。

「聖人之用心如鏡」——莊子

道，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視不見其頭，俯視不見其尾，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道，無形無色，但盡虛空、遍法界，萬事萬物都在它懷抱中，修行就是要返本還源。

今晚在東蓮覺苑，上人說了以下的一席話——

在萬佛城和金山寺的學生、教授，每天都在學習佛法。我們研究的是什麼佛法呢？不是印度、中國、泰國、緬甸、錫蘭的佛法，也不是日本，高麗的佛法，而是盡虛空、遍法界的佛法。因為佛教沒有界

限，沒有國籍，不是某國家或民族所獨有的。

釋迦牟尼佛曾經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不是這一個國家有眾生，其他的國家便沒有眾生，而是整個虛空都充滿了眾生。因此我很正確地把佛教名為「眾生教」。每個眾生可以成佛，每位佛又可以倒駕慈航，化成千萬億眾生，觀機逗教，影響其他眾生發菩提心。

在眾生中，人為萬物之靈，故佛教又名為「人教」；因為人人有心，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又名為「心教」。

「心佛即眾生，是三無差別。」佛教裡既然無人我分別，佛教徒卻閉門造車，把心量縮得小過一粒微塵。究竟誰是這樣？是我，不是別人。我是佛教裡的罪人，一個叛徒，但我願意改過自新，摒除自私。我常常想：不是佛教不圓滿，而是我沒有做得圓滿；不是人家不好，而是我沒有教化他好。

「真認自己錯，莫論他人非。」在美國跟隨我出家的或者我的皈依弟子，不完全是好的，因為我自己還未完全好哩！但我不怕壞人，他們愈不守規矩，我愈願意用自己的修行去感化他。所謂「以言教之鬆，以身教之從」；單是說漂亮話，不能教化人。必要以身作則，才使他們心服。已經



1978

好的人，不需要你幫助，已經發財的人，不需要你布施；你要教化壞人，布施與窮人，有飯送給饑人，有畫送給智人。

如果每個佛教徒以弘揚佛法為己任，不推卸到別人身上，你想佛教不興盛它也會興盛。所以我常對我的弟子說：不要相信我，也不用相信佛；要相信你本有的智慧。發掘自性般若，便會獲得擇法眼，「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要把帽子當鞋子穿。

也要承認自己的錯處。譬如，我們修道的人，有沒有貪心？可以給自己考試一下：例如，我今天有沒有打護法的主意？如果有，這就是貪心。如果沒有，就表示你的貪心少了一點，不是完全清除。遇到什麼境界，譬如居士供養紅包，你有沒有打這個

妄想——紅包裡有多少？一元？一百元？一千元？如果還打這種妄想，你的貪心一點也沒有除掉。如果沒有打，就表示你暫時把貪心制止了，不是說完全降伏了。

再者，有好吃的東西來了，你是不是要吃多一點？這是最好的考試方式。問問自己，我有沒有常念飲食經？怎樣念飲食經呢？就是頻頻向居士們說：「昨天某某居士供養我，那齋菜好極了，用了最上等，最名貴的材料，我吃了雙倍！」這叫對人要好東西吃。在日用倫常中，便很容易試驗出你有沒有貪心或攀緣心。見到別人穿漂亮的衣服，你自己有沒有立刻想要漂亮的衣服？看見人住在華麗的房子裡，你自己有沒有盼望得到華麗的房子？每天應該在衣食住行處研究

自己有沒有貪心。不要欺騙自己，如果有貪心便把它改了，如果沒有，更要勉勵，往好的方面去做。

下圖：1954年，
上人主持大嶼山慈興禪寺開幕典禮。

問：法師住在香港時，既然能夠制止一切颶風侵港，現在還可以為香港居民停止所有颶風嗎？

答：你應該請求全港的人都不會死亡！（全場喝彩）這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本身能做的事，還要等人來問，未免太沒有價值了。



1978

九月二十六日 香港

圖：1956年，在法會圓滿後，上人與衆弟子在佛教講堂屋頂合影。

今日是訪問團在香港最後一天，明日便啓程回美國。雖然在此地僅逗留一個多星期，但正法的力量，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喻。上人的開示，別出機抒，喚醒不少迷夢眾生。



今晚在燈火輝煌，香煙繚繞的東蓮覺苑，上人對著座上笑容滿面的佛友，說了以下的話——

各位善知識，今晚是我們在香港說法最後的一次。我知道每天當我在講話時，有人便打起妄想，極力反對我的說法。但今晚這個戰爭可以結束了；我希望我是個失敗者，而你心裡的妄想能獲得完全勝利。不過，我們學佛的要內外一致，不要口是心非。你既然打了妄想，不妨提出來與大家共同研究，或寫文章在佛教雜誌上發表，我絕對接受你的批評和謾罵。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這會為你省了很多力氣。

這個世界上為什麼有戰爭？就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不停地爭強論勝，所謂「爭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生四相心，由何得三昧？」修

道是讓而不爭，沒有什麼道理可爭的。一開始爭論，則遠離中道，正定正受也隨即消逝。故云：

推倒須彌心地平，
嫉妒驕慢了無形；
修行豈有他玄妙，
放下三四佛自成。

為什麼有的人的頭髮都白了？因為打太多妄想，內憂外患，消耗太多精力。如果你們記得，從前我在香港時，曾經有一段時間，頭髮完全斑白了。我到了美國，往鏡子一照，不禁對自己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定是打太多妄想了。」孔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如果不被七情六欲所操縱，而能調伏身心，這才謂之和諧及合乎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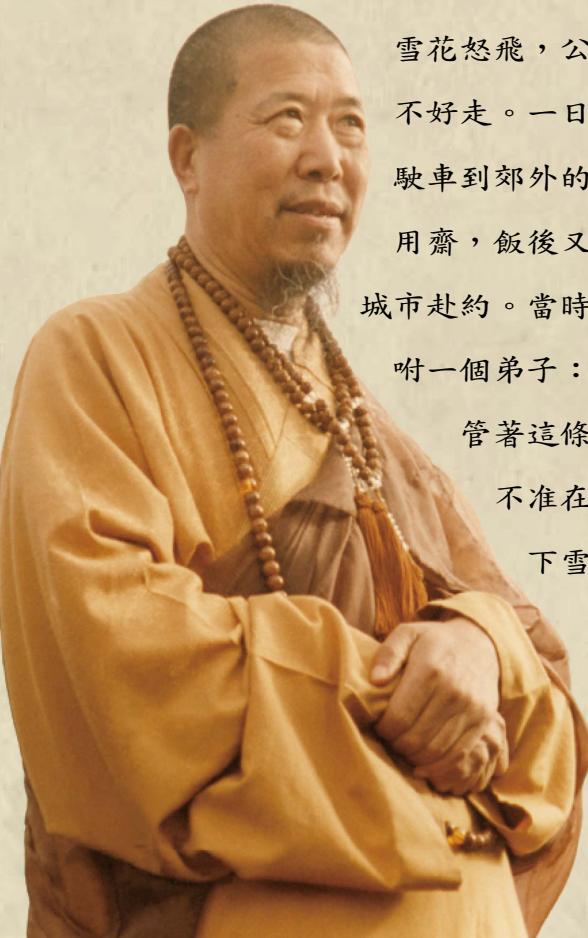
1978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便不打妄想。轉眼間白髮又變回黑色。所以，我學道得到最寶貴的收穫，就是凡事不與人爭，不打妄想。從前我的脾氣很大，性子急躁，光起火來，很多人畏而遠之。後來我反省一下：身為一個法師，只有令人害怕的本領，這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此後我便盡量改善自己，無論吃多大的虧，也不發脾氣。

從前我在香港時，本著「直心是道場」的態度，滿以為自己道力十足，好打抱不平。結果這個方法行不通，旁人不接受，並且令到很多人以為這個度輪法師是個怒目金剛。因此我到了美國，改變往昔作風，如果我弟子不聽話，我便向他們叩幾個頭。你們見過這樣的師父嗎？

因為我相信，「有狀元徒弟，沒有狀元師父」，我做師父的，要走在徒弟的腳底下，為他們鋪一條道路。例如這個訪問團裡，有三個狀元（博士），三個榜眼（碩士），三個秀才（學士），我只是個白丁。我是個毫無學識的人。香港有一個同參，聽到我在美國講《華嚴經》，便吃了一驚。他說：「這個度輪，連豆大的字也不認識幾個，他怎會講起經來？」由此看來，我所說的話，只能哄哄不懂佛法的人而已。

我是一個不識字，不會說法的人，也出來講經，那懂得講經的人，更不應該 懶偷安了。我在美國，朝講夕講，橫講豎講，但我的美國徒弟不曉得中文，所以我可以騙騙他們嘛。



我這個法師，是個大騙子，現在已說得分分清楚。如果你們甘願上當的，可以繼續聽下去，如果不願上當的，便不要聽好了。現在我又要說一個騙人的故事：

數年前，我帶領著六、七個弟子到了紐約，那時剛逢隆冬，雪花怒飛，公路上很不好走。一日，我們駛車到郊外的大乘寺用齋，飯後又要趕回城市赴約。當時我便囑咐一個弟子：「你要管著這條公路，不准在這路上下雪，要不然車子

很不好走的。」

結果，有人告訴我，在我們行駛的公路上一直沒有雪，而路旁兩三裏外的周圍，卻大雪紛飛。為什麼有這樣奇怪的感應呢？原來我這個師父立了一個條件，我對弟子說：「如果你不好好地管著這條路上，回到金山寺後，罰你在佛前跪七七四十九天，連所也不准去！」這個條件太苛刻了，把我的弟子嚇的慌張起來，他不顧一切，專心一意地求佛菩薩加被，果然有不可思議的感應。

話雖如此，但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世上奇怪的事情多著哩。天下之廣，四海之大，每個人的面孔都不同，每個人的智慧也不一樣。我只希望各位多習禪。修習禪定，智慧和定力便容易增長。你們每個應該用智慧來明辨是非。不要盲從，不要人云亦

1978

云。今晚我要跟大家說最後的話：我願逢見到我，或聽到我的聲音，乃至間接聞到我的名字的人，都趕快成佛。我願意在娑婆世界等待著，直至你們完全成佛。到時候，如果是應該的，我也可以成佛；如果不應該的，不要緊——讓其他眾生皆成正覺，我一樣的喜歡。



上人說畢，台下掌聲熱烈，大家紛紛上前謝法。見到信友們充滿笑容的面孔，覺得頂熟稔，不是夙世佛緣，何從解釋這份親切？

踏出門外，時夜已深，天上群星點點。俯瞰太平山下的霓虹，仍然一閃一閃地亮著；綾羅薄霧，涼風侵衣。站在跑馬地山上，回顧四方，《華嚴經》的偈頌，盪漾耳際：

如人睡夢中，造作種種事；

雖然億千歲，一夜終未盡。

——《華嚴經》〈離世間品〉

圖：2006年4月18日攝，跑馬地。



圖：一九五一年，上人攝於西樂園寺

是曰已過命光微，如少水魚最堪悲；當勤精進修淨土，如救頭然改過非。
無常忽至誰為主，放逸結果自吃虧；寄望諸賢時警惕，深淵薄冰好自為。

——西樂園寺「訓衆偈」·宣公上人作於香港時期

1978

九月二十七日 香港—三藩市

亞洲兩個月的旅程，總算告了一個段落，今天離開香港，回到美國加州去。

機場塞滿送行的人，洋溢一片熱情。十天來覺得在香港的轉變很大。初到時感空氣沉悶，心不開朗。但經正法扶持，往昔的陰暗，變成無限的希望與光明。按照通常的經驗：愈艱難的開端，就是愈坦蕩的結尾。佛法太不可思議了。

數日來狂風暴雨，昨天卻雨散雲收，今早青銅色的天宇，一片瑩澈。

飛機騰至高空幾萬哩，從機艙俯視，下面的陸地、海洋、島嶼，愈縮愈少，儼如小玩具，到後來完全隱沒在漫漫四合的雲海裡。

一片空靈，是奇妙的寧靜。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隱約地，上人的話在耳際縈繞。

修行空華萬行，
宴坐水月道場；
降伏鏡裡魔軍，
大作夢中佛事。

機身朝向蔚藍無際的碧空飛翔，如滑入琉璃海，天光雲影，迅速地一片一片地盪開去。



菩薩為法大導師，開示甚深難得法；
引導十方無量眾，悉令安住正法中。
菩薩已飲佛法海，法雲普雨十方界，
法日出現於世間，闡揚妙法利群生。

——《華嚴經》〈十迴向品〉